

蝴蝶的故事

Part.03~

神話、傳說與象徵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蝴蝶你為什麼不唱歌？

～北美洲Papago印地安族的神話故事～

於是，神坐回祂的寶座上休息。

可是當祂望著村莊裡一群快樂的孩子，一邊唱歌，一邊歡笑地玩耍時，神的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憂傷之情。因為祂想到，這些小孩將會隨時間老去，他們的皮膚會縮皺，頭髮會蒼白，牙齒會鬆落，身體會逐漸衰弱，終至死亡。神又想到，年輕力壯的獵人勇士，他們體力終究也會消退。貌美漂亮的姑娘，最後還是年華垂盡姿色衰殘。可愛的小狗也會長大變老，步履漸漸蹣跚。所有五彩繽紛的花朵，都要凋謝；當秋冬來臨時，樹上的葉子也要飄零落地...

回首向來蕭瑟處，神越想越傷心。

此時正是初秋時節，天空仍晴朗，有光也有影；大地仍豐富，五顏六色，多彩多姿。於

是，神決定要永遠保存這些美麗的顏色與光影，來愉悅世人的心靈，也讓自己高興。

神拿出一個大袋子，開始到處蒐集，燦爛的陽光、晴空的湛藍、孩童玩耍的影子、少女美髮的烏黑、秋葉的紅橙黃、松葉的墨綠以及各種花朵的繽紛，最後祂把鳥兒的美妙鳴啼聲也放入袋子裡。

神回到村落裡，小孩停止玩耍，好奇地圍攏過來，神把袋子遞給小孩們，告訴他們裡面有神奇的東西，並慫恿他們打開。當孩子鬆開袋口時，從袋子中立刻飛出成千上萬隻彩蝶，蝴蝶翩翩繞著孩子們飛舞，有的停在他們的肩上，有的棲在他們的鼻尖和頭髮上，有些開始訪花尋蜜。大家又驚又喜，歡呼尖叫，因為人們從來不曾看過這麼美麗、神奇的東西。

神自己也高興地微笑了。

接著，蝴蝶開始唱出美妙的歌聲，孩子們更加欣喜若狂。可是突然有一隻鳴禽飛到神的

肩膀上，向祂抱怨說：「您把我們的聲音賦予這些美麗的蝴蝶，這是非常不公平。當您在創造我們的時候，您曾答應每一隻鳥都有他獨特的歌聲，然而現在您卻將我們的歌聲給了這些蝴蝶，這是不公平的！他們現在已經擁有如彩虹般漂亮的彩衣，難道還不夠嗎？」

「你們說得對！」神答道，「我確實答應過，每一種鳥都有他獨特的歌聲，我實在不應該違背自己的承諾。」於是神將蝴蝶的歌聲取走。

這就是現在的蝴蝶雖然擁有美麗絕倫的彩裳，卻沒有美妙歌聲的原因了。

蝴蝶與精靈

英文的蝴蝶butterfly這個字，源自古老英文buterfloege。推測可能與中世紀廣泛流傳的民間故事有關，謂蝴蝶是由一些專偷奶油的精靈化身而成的；日爾曼人甚至相信蝴蝶除奶油外，也偷竊牛奶與奶脂等。

精靈之說常出現在全世界各民族、各文化之中，古今皆然。他們以各種超自然的變幻形態呈現在人們眼前，例如，小妖精、小矮人、小仙女、魔神子等；精靈中有友善的，會幫助人們避凶趨吉；也有喜歡惡作劇，致人於險惡之境。精靈也會算命、預卜生死。

在十九世紀維多利亞女王的英國時代，西洋傳說中的精靈，大概都被塑造成輕盈、細小、長翅的模樣；其實在此時代以前的傳說故事中，精靈的樣子並不是那麼可愛討喜。他們沒有靈魂，當死亡到臨時就消失如煙灰。據說他們會誘拐小孩甚至大人，把他們帶到可怕的魔境，這些不幸的人如果吃喝了精靈所給的東西，那麼他們就永遠迷陷在那裡，無法逃出來了。人類可以和精靈結婚，但絕對要遵守精靈的戒律，否則就會被處死。西洋傳說故事中，有許多位精靈，對人間的戀人是致命的威脅。



聖家與蝴蝶holy family with the butterfly
杜勒Albrecht Durer /1497



John Simmons 為莎士比亞的「仲夏夜之夢」
所畫的精靈仙后Titania（鐵達尼亞）/1866

在某些文化中，蝴蝶扮演著傳遞訊息的天使，這可從許多文學和藝術的作品中找到例證。作品中的送信使者，背上都長著一雙蝴蝶的翅膀，而不是飛鳥的。十五世紀末北方文藝復興畫家Albrecht Durer(杜勒)，曾經畫了一幅「聖家與蝴蝶holy family with the butterfly」，就用蝴蝶作為傳遞訊息天使的象徵。蝴蝶(在畫面的右下角)將天主的訊息傳給聖母瑪利亞，事先告訴並安慰她，因為她的兒子將來會為洗滌人類的罪惡而死。在杜勒許多相同主題的作品，蝴蝶一再出現於畫面中。



日本傳統信仰中，認為人們可以用自己的靈魂，向動物借換對抗死亡的能力；所以白色蝴蝶可能是某一個人的靈魂...

白蝶

世界上有許多民族，都流傳著類似版本的故事，其原出處大多不可考，也許是編撰的，也許確有其事。不論如何，聽完這些故事後，總會讓人沉思，總會令人感傷。

在日本傳統信仰中，認為人們可以用自己的靈魂，向動物借換對抗死亡的能力。所以白色蝴蝶可能是某一活著的人的靈魂；如果牠飛進屋內，絕對不可拍打牠，反而應該親切溫柔地對待，因為牠可能是你的朋友或是親人，正帶來好的或是不好的訊息。

從前，在日本有一位名叫高濱的老人，獨自居在崇禪寺墓園旁的小屋。他和藹可親、彬彬有禮，鄰居們都頗喜歡他；雖然有時候他的脾氣會顯得有點古怪，但是人們總認為那是因

為老先生未曾結婚，也不會想要親近女人的緣故，因此也就不以為意。

有一年夏天，老先生病得非常嚴重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。於是他的嫂子和姪子暫時來家中照料，盡量讓他在人生的最後一段能夠安詳、舒適些。當那一刻來臨，高濱老先生在彌留之際，忽然有一隻白色的蝴蝶飛入室內，盤繞一陣子後，停棲在老先生的枕頭旁。姪子拿著扇子企圖把這隻蝴蝶揮趕走，可是牠執意一再飛回原處，似乎依依不捨不願離開這垂死的老先生。姪子不得不用盡方法將這隻白蝶驅離屋子，並追隨牠進入崇禪寺的墓園。說也奇怪，最後蝴蝶飛到一座墓塚上，盤桓數回後竟然消失不見蹤影。姪子好奇地看了墓碑上的刻文，上面不但刻著一個秋子的女性名字，並且有一段銘文，說明她在十八歲時去逝的原因。雖然墓塚看起來很古舊，應該已有五、六十年的歷史，但是並不殘破。墓地打掃得很乾淨，墓碑前的花瓶內注滿了清水，也插滿鮮花；看起來好像最近還有人來仔細整理過。

當年青人返回家時，老先生已經平靜地過世了。他把在墓園中所看到的一切告訴母親。「秋子？」母親喃喃地唸道「你伯父年輕時，確實曾深愛過一位名叫秋子的女孩，也已經論及婚嫁，只可惜在舉行婚禮前，秋子不幸罹患肺結核過逝。從此以後，你伯父決定永遠不再與其他女人結婚，並搬遷到離秋子的墳墓最近的地方獨居。這些年來他一直堅守這婚約，在餘生中回憶、懷念這段美麗但卻痛苦的往事；這如此一晃也過了好幾十年。」「每天每日，不論刮風或下雨，不管烈日或大雪，你伯父都會帶著鮮花去秋子的墓前祭拜，並且清理墓地，數十年如一日從不間斷，直到他病倒...。」

當這位孤獨的老人病倒垂危無法如常赴約時，換成他所鍾愛的秋子趕來看他，這隻白色蝴蝶就是秋子的靈魂的化身。

飛翔在禁錮中的蝴蝶

高牆

毫無體諒、毫無憐憫，毫無羞恥，
他們高築圍牆，囚禁我在裡頭，
我絕望頹坐，無計可施，
心中充滿憤怒的痛楚。
牆外的世界原本可讓我馳騁，
啊！為什麼我沒能察覺他們在悄悄築牆？
偷偷摸摸竟然聽不到一點聲響。
不聲不響地，我被棄絕於世界外。

~Constantine P. Cavafy (希臘詩人/1863-1933)



高聳的圍牆超越畫框，超越我們的想像，似乎直入天際，永無止盡，遮住了天光，在地面形成一片憂鬱的陰影，畫中流露出一股無盡的絕望與無助的感傷。這幅梵谷 (Vincent Van Gogh) 的《放風的囚犯 Prisoners Exercising》完成於1890年，也就是他當年5月去巴黎北部瓦茲河畔歐韋接受 Paul Gachet 醫生治療精神疾病時所畫

【註】梵谷「放風的囚犯 Prisoners Exercising」蝴蝶在畫面左上方牆面交界線處

的；7月27日傍晚梵谷在散步時就舉槍自盡。這幅畫作現在收藏於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館。

畫面的視覺焦點集中在圍繞著狹窄空間蹣跚而行的囚犯們。圓形行列的左右及後方都是矗立的圍牆，牆面上開鑿出高不可及的四個拱形小窗，好像四隻空洞的眼睛以陰森的眼光注視下方的囚犯們，而我們觀看者則透過另一個沒有出現在畫面中的窗口，不動聲色地看著他們正在進行每天例行的「放風」運動。

人群中最引起注目的是那位黃髮的人，其實，他就是梵谷本人的投射。注意看他的眼睛注視的方向，似乎正微微地瞟瞄我們這裡。身後那位戴著帽子者的視線也和梵谷一樣，他們都用渴望、無表情的眼神看著我們所在的方向，好像這裡有一個出口，可以馬上逃出這窒息的禁錮。

看守著這群繞行的囚犯是畫面右下方的三個人，其中那位雙手交叉胸前身穿制服者，應該是警衛；而兩位戴高帽子正在互相交談的，若按照那個時代穿著的風尚來判斷，應該是屬於中高社會階層人士，他們與警衛沒有任何互動。畫面隱喻一個封建的階級人間世，一層比一層高，牢不可破；就像這座四周環繞高牆的監獄，永遠囚禁每一個渴望自由的靈魂。偶然闖入的旁觀者不可能體會被囚禁者的心聲，他們無法瞭解高牆裡面的所有恐懼和絕望。

肉體雖然被禁錮，但是靈魂卻可以如蝴蝶般自由翱翔。蝴蝶在畫中，在那群囚犯們的頭頂上，在冷漠殘酷的高牆邊，努力振翼想要飛越高牆，想要重新找回五彩繽紛的色彩，想要再飛進藍天白雲的廣闊穹蒼。兩隻渺小若隱若現的蝴蝶，為這幅「放風的囚犯」油畫帶來一些希望、一些安慰。可是，梵谷始終無法掙脫痛苦的心靈桎梏。無聲無息的囚犯圍繞，像永遠不得解脫的靈魂找不到出口。

蝴蝶，終究飛不出去，可是不斷出現在我的腦海中，縈繞不去～～